



插圖：MEILO SO

一報

蔡瀾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

逢周刊登

大業鄭

很多讀書人的夢想，就是開一家書局，香港的貴租，令到書店一間間倒閉，開書店實在不易，開一家專賣藝術書籍，那就更難了。

我們向馮康侯老師學書法時，常光顧的一家叫「大業」，開業至今已有多四十年，老闆叫張應流，我們都叫他為「大業張」。

店開在史丹利街，離開「陸羽茶室」幾步路，飲完茶就上去找書，什麼都有，凡是關於藝術的：繪畫、書法、篆刻、陶瓷、銅器、玉器、傢俱、賞石、漆器、茶等等等等，只要你想得到，就在「大業」裏找到，全盛時期，還開到香港博物館中等地好幾家呢。

喜歡書法的人，一定得讀帖，普通書店中賣的是粗糙的印刷物，翻印又翻印，字跡已模糊，只能看出形狀，一深入研究就不滿足，原作藏於博物館，豈能天天欣賞？後來發現「大業」也進口二玄社的版本，大喜，價雖高，看到心愛的必買。

二玄社出的也是印刷品，但用最新大型攝影機複製，印刷出來與真品一模一樣，這一來，我們能看到書法家的用筆，從那裏開始，那裏收尾，那裏重疊，一筆一劃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又能每日摸掌，大叫過癮。

大業張每天在陸羽茶室三樓六十五號枱飲茶，遇到左丁山，從他那裏傳出年事已高，有意易手的信息，聽了不禁唏噓，那麼冷門的藝術書籍，還有人買嗎？還有人肯傳承嗎？一連串問題，知道前程暗淡的，有如聽到老朋友從醫院進進出出。

忽然一片光明，原來「大業」出現的白馬王子，是當今寫人物訪問的第一把交椅的才女鄭天儀。

記得蘇美璐來香港開畫展時，公關公司邀請眾多記者採訪，而寫得最好的一篇，就只出自她的手筆，各位比較一下就知道我沒說錯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上她的臉書 @hinnycheng 查看就知道，眾多人物在她的筆下栩栩若生，實在寫得好。

說起緣份，的確是有的，天儀從小愛藝術，這方面的書籍一看即沉迷，時常到香港博物館的「大業」徘徊，難得的藝術書必用玻璃紙封住，天儀一本本去拆來看，常給大業張斥罵，幾乎要把她趕走。

後來熟了，反而成為老師小友，大業張有事她也來幫忙，有如書店的經理。

當左丁山的專欄刊出後，天儀才知道老先生有出讓之意，茶聚中間價錢，大業張出的當然不是天儀可以做到的，因

為除了書局中擺的，貨倉更有數不盡的存貨，一下全部轉讓，數目不少。

當晚回家後天儀與先生馬召其商量，他是一位篆刻家，特色在於任何材料都刻，玻璃杯的杯底、玉石、象牙、銅鐵等等，都能入印。從前篆刻界也有一位老先生叫唐積聖，任職報館，是一位刻玉和象牙的高手，也是什麼材料都刻，黑手黨找不到字粒時，就把鉛粒交到給他，他大「刀」一揮，字粒就刻出來，和鑄的字一模一樣，唐先生逝世後，剩下的專才也只有馬召其了。

先生聽完，當然贊成。天儀也不必在財務上麻煩到他，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各出一半，就那麼「二三地」把「大業」買了下來。

成交之後，大業張還問天儀你為什麼不還價的？天儀只知不能向藝術家討價還價，大業張是國學大師陳湛銓的高足，又整天在藝術界中浸淫，當然也是個藝術家了，但沒有把可以還價的事告訴她。

「接下來怎麼辦？」我問天儀。

「走一步學一步。」她淡然地說：「開書店的夢想已經達到，而且是那麼特別的一家。缺點是從前天下四處去，寫寫人物，寫寫風景，逍遙自在的日子，已是不可多得了。」

那天也在她店裏喝茶的大業張說：「從日本進貨呀，到神保町藝術古籍店走走，也是一半旅遊，一半做生意呀。」

大業張非常熱心地從口袋中拿出一本小冊子，裏面把他交往過的聯絡仔細又工整地記錄，全部告訴了天儀，等他離開後，我問天儀一些私人小事。

「你先生是寧波人，怎麼結上緣的？」

「當年他長居廣州，有一次來港，朋友介紹，對他的印象並不深，後來也在集會上見多了幾次，有一回我到北京做採訪，忽然病了，那時和他在社交網絡上有來往，他聽到了說要從廣州來看我，問我住那裏，我半開玩笑說沒有固定地址，你可以來天安門廣場相見，後來我人精神了，到了廣場，看見他已經在那裏站了一天，就……」

真像亦舒小說中的情節。

當今要找天儀可以到店裏走走，如果你也是大業迷，從前在那裏買的書，現在不想看了，可以拿來賣回給他們。很容易認出是她，手指上戴着用白玉刻着名字的大戒指，出自先生手筆的，就是她了。今後，書店的老闆將由大業張改為大業鄭了。

大業地址：香港中環士丹利街三十四號金禾大廈二樓

電話：2524 5963